

有些自命不凡的作家常說：「我的書是寫給自己看的，其他人看不看得懂，那不關我的事。」這些都是「口是心非」不負責任的話。我有個建議：要寫給自己或一、二位「知己」看的作家，最好不要出書，既出了書，你就要向讀者負責，並接受讀者的批評，不管他的批評對不對。還有些作家，好像很瞧不起一般大眾似的，你要他寫點「清楚」的文章，他就以為是「降格以求」。別人看不懂他的文章，他就拿「曲高和寡」來「自我解嘲」一番。其實，曲「高」固然和寡，曲「怪」也照樣和寡。一部文學作品（科學理論例外）只有少數幾個人看得懂，恐怕不是一種「榮耀」吧，你能讓一千個人看得懂，為什麼不讓一千個人看得懂？讓大家都都有福氣欣賞你的傑作，並不就是「迎合低級趣味」，也許是你運用傳播的技巧，要比別的作家高明得多呢。

我相信王文興先生絕不會自命為「超人作家」，更不會是一位瞧不起一般讀者的小說家。所以，我懇切的希望，他這種歐化而又晦澀的「家變」小說，是國內文壇上的一支「再見全壘打」。因為，他所駕駛的文學「跑車」已經超速了。因為他無意中已經違反語言的「交通規則」了。我們的文學評論家，既然散文妹妹的那根「辮子」應該剪掉。請問：小說哥哥的這堆「長髮」，是否也該理掉呢？

六十二、五、廿五寫於政大新聞館

附記：從「傳播語意學」的觀點，來看「家變」，也許會引起許多文學家的不滿。但我以為，目前文學家中「當局者迷」的人實在太多，他們有各式各樣的理論來「自圓其說」，所以我不得不從另一個角度，來討論「家變」，得罪之處，還請作家們多多包涵。

「家變」之變

王鼎鈞

裝潢的「潢」字，現在大部份都寫成了「璜」，年輕的「輕」，大部份人喜歡改用「青」字。水果，多少

人不知不覺寫成了水「菓」。

連我在內，都有意無意的認為，「瓊」字旁邊有塊玉，才有裝飾性，比弄進來一灘水要好得多，水漬使人聯想到骯髒殘破。水果的「果」，本來已經有一棵樹（木），樹上掛着桃子或椰子（田），要是再加上幾片綠葉（艹），豈不更像一棵水果樹嗎！

作家是使用文字傳達意象的人，他利用字義、字音，也利用字形。爲了效果，我想他可以使用俗體、譌體、變體。他不能故意用錯別字，或者製造一些奇字？如果「能」，數量上宜否有所節制？這是王文興先生的「家變」給我們帶來的課題。

再說造句。國語的句型、句法，原是以北平話爲圓心，以北方的「普通話」爲圓周，所畫成的一個圓。國語運動就是這個圓周不斷的擴張。國語運動家早就注意到一個現象，國語離「圓心」遠了，就開始走樣，湖南人的國語，跟北平話小有出入，因爲湖南固有的句型句法有一部份「歸化」了國語，北平話的某些句型句法與湖南話折衷妥協。這種情形照樣發生在廣東或者臺灣。

這是一個自然的現象，但是也是一個有限度的現象，倘若超過了某種限度，脫離「圓心」，飛出圓外，句型句法大量的方言化了，還能不能算是國語的文學呢？我們可否將它看成方言小說？這是「家變」帶來的第二個課題。

我是一個很「中庸」的讀者，能接受「變數」，但是不能接受極端。舉例說，當王文興先生發表「龍天樓」的時候，很多人說他的文句怪誕、彆扭，我却深受那種「拗句」的吸引，從心裏歡迎他的實驗。但是「家變」一出，我的痛苦來了，因爲王先生變得太極端、太過分，我很懷疑有這種必要。

「家變」實際上是「文變」。前面說過，這一變是有來由的。不過，前面也說過，那種變故是有限度的。本來，語文的這種發展是迂曲的，緩慢的，有些成分是偶然的，而且是在其他多種因素的節制調和之中發生的。可是王先生把這一條路線拉直，加速，排除了其他因素，爲它設計了一個必然的死角。這種做法太極端。

我們的語言文字，將來不會變成「家變」的模樣。即使有這種可能，文學家的責任是防止它。我說防止，並不是完全主張保守，（雖然保守派的觀點和方法也有可取之處），更多的期望要放在創新上。「家變」是創新嗎？我個人沒有這樣樂觀。我認為，「家變」最多祇能算是創新的預備，也就是大建設前的破壞工作。這工作或者有其必要，但是我非常惋惜的是，竟然由王文興先生動手來做。

變則通乎？

石公

王文興的「家變」，我是好奇而讀，也是慕名而讀。看了一期以後，我就感到很奇怪，為什麼他要把文字搞得這樣顛三倒四，而且又是注音符號，又是羅馬拼音。是有意捉弄讀者、虐待讀者呢？還是另有一番高深的道理？有的人解釋說，他是企圖打破文字組合的常規，以及詞彙、常用語的顛倒，以表現一個家的變，是一種嶄新的嘗試。我嘆口氣說，「真是世變，世變哉！」

我雖是個教「之乎者也」的國文老師，頭腦倒並不太多烘，一向是「不薄今人愛古人，新詞麗句必為鄰」。「看「家變」時，開始是抱着輕鬆欣賞的心情，繼之以認真研究的態度。手裏一支紅筆，認為精彩之處，圈圈點點，遇到警扭之處，勾勾槓槓。直到後來，勾不勝勾，槓不勝槓，而故事的內容也壓得我心情愈來愈沉重，我幾乎不忍卒讀了。平心而論，王文興對故事的結構，人物心理的刻劃，主題的把握確實是有他一番匠心的，可是他用如此怪異的文字來表現，是否能增加他預期的效果呢？

「家變」刊完以後，就先後有顏元叔、歐陽子諸先生的評介，我都仔細拜讀了。接着又是「中外文學」十三期的座談記錄。聽說還將有更盛大的座談會。「家變」能掀起這股討論的熱潮，實在是文壇的好現象。我所期待的是批評立論的公正，無論師友，或王文興的受業弟子，都能各自發揮卓見，而不強作解人。讀者諸君，